

破破新唯识论 摧惑显宗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原名继智，字子真，号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投身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议，并参预护法运动。三十四岁后慨然脱离政界，专心学问。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治佛学，后应蔡元培之聘任教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入蜀，先后应马一浮和梁漱溟先生之邀讲学于复性书院、勉仁书院。一九四九年以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四年后定居上海。

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融摄儒释，自成一家，著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教名相通释》《读经示要》《体用论》《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以新儒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为熊门弟子，熊十力亦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宗大师。

破破新唯识论

摧惑显宗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十力丛书

熊十力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破新唯识论;摧惑显宗记 / 熊十力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12

(十力丛书)

ISBN 978-7-5325-9067-4

I. ①破… II. ①熊… III. ①唯识宗—研究 IV.
①B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3097 号

破破新唯识论 摧惑显宗记

熊十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179,000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9067-4

B·1082 定价: 5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十力丛书”出版缘起

大约在 2006 年,我动念想出版熊十力先生的书,遂与熊先生后人联系。其时我不过是初入出版界的资浅编辑,没想到万承厚女士欣然慨允,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万女士为此事咨询王元化先生,元化先生又委托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的王为松先生主持出版事宜,事情很快落实,由当时我所在的世纪文景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

熊十力先生的曾孙女熊明心博士参与了丛书的编校工作,现代新儒家的传人罗义俊先生担任丛书的学术顾问。罗先生不顾久病体弱,亲自参与审稿或复校。王元化先生则将旧文中有关熊先生的片段连缀成《读熊十力札记》以代丛书序,并在前面写了一段引言,据说这是王先生亲撰的最后文字。丛书自 2007 年 8 月起陆续出版,历时两年,而王先生于 2008 年 5 月去世,未及见到丛书出齐。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万女士也于今年仙逝。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十力丛书”,因记其始末。新版“十力丛书”改正了不少初版未校出的错讹和不当的标点,将初版遗漏的《论六经》与《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等合为一册,《熊十力论学书札》增补了若干新发现的书信,“十力丛书”庶几完备焉。

当时为初版所撰“出版说明”,仍录于下:

1947 年门人刘虎生、周通旦等于熊先生家乡谋印先生著作,名

之曰“十力丛书”。盖先生亲定名焉。丛书原拟印先生前期主要著作，因财力不继，仅印出《新唯识论》语体本及《十力语要》各千部。先生晚年自筹付印《与友人论张江陵》《原儒》《体用论》《乾坤衍》诸书，亦以十力丛书为名，显见先生续成之意。然亦止成数百部以便保存而已。今汇集出版先生前后期主要著作，成为一完整系列，仍决定沿用“十力丛书”之名，亦为完成先生夙愿云。

本丛书编辑体例如下：

一、采用简体横排，以广流传。

二、以原始或原校较精之版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点校。

三、依熊先生原文之句读，重施标点。通假字保留；异体字酌改为通行字；凡显系手民误植者，径改不出校记。

四、引文约引、节引或文字与出典稍有出入处，一般保持原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予以说明。引文或正文少数遗漏的内容有必要补出者，补入文字加[]。原版个别无法辨识的文字以□示之。

补记：《新唯识论》立“翕闢成变”之义，系熊十力哲学的重要概念，为尊重故，丛书中与此相关的“闢”字不简化成“辟”，而写作“闢”。另外适当照顾作者的用字习惯，如“执著”之“著”熊先生习惯写成“着”，古印度论师世亲之兄，熊先生也写作“无着”，今亦仍其旧。

刘海滨

2018年12月5日

目录

破破新唯识论

题记 / 2

破征宗 / 5

破破计 / 11

子项 / 11

丑项 / 19

寅项 / 20

卯项 / 24

辰项 / 38

巳项 / 45

破释难 / 51

附：破新唯识论 刘定权 / 62

序 / 62

征宗 / 63

破计 / 64

甲、一元之体 / 64

乙、众生同源 / 65

丙、宇宙一体 / 66

丁、反求实证 / 71

戊、真如为体 / 72

己、种子为体 / 73

庚、一翕一闢 / 76

辛、能习差违 / 78

释难 / 81

摧惑显宗记

题记 / 90

卷端小识 / 93

申述新论旨要平章儒佛摧惑显宗记 / 94

第一分 / 104

第二分 / 150

第三分 / 163

第四分 / 192

附录熊十力先生语要二则 / 220

与诸生谈新唯识论大要 / 220

为诸生授新唯识论开讲词 / 223

附：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印顺 / 234

一、引言 / 234

二、佛法与玄学 / 235

三、入世与出世 / 239

四、融会与附会 / 244

五、空宗与有宗 / 248

六、性相与体用 / 254

七、心与物 / 259

八、相似证与颠倒说 / 264

破破新唯识论

题 记

本书是一部反批评的著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 年出版后,南京支那内学院刘定权(衡如)于同年 12 月在内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发表《破新唯识论》予以驳难,欧阳竟无(渐)特为作序。熊先生随后于 1933 年 2 月出版本书反驳刘著;是书由北平斌兴印书局代印,北京大学出版部等处代售。此次出版即以该版本为底本,并参考中华书局 1985 年本点校。

破：新
識：人
論：調
唯

此书 1933 年版题签(未署名,疑为著者自题)

近由友人见示某君《破新唯识论》一册，署《内学》第六辑之一。其目曰：《征宗》《破计》《释难》，《破计》又分甲至辛八子目。偶为检视，觉其于吾书完全不求了解，横施斥破。病榻无聊，因取彼文，略为酬正，名曰《破破新唯识论》。仍准彼目，曰：《破征宗》《破破计》《破释难》。客曰：“宇宙至大，狂蜂有息，微蚁有声，何况于人，焉得一一喻以吾意？”余曰：子之言达己，而疑于玩世。孟氏有言：“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不得已之心，是何心欤？此不得已之辨，是何辨欤？以不得已之心，行不得已之辨，不容加上一毫作意，是则吾之所以自省。虽然，不得已之心无穷也，不得已之辨则亦有时而穷。挟胜心而不反，无知而难以理喻者，又恶从辨之哉？故如来有所不记，犹言不答。尼父亦曰“吾末如何”。

破 征 宗

初阅《征宗》之目，方冀于吾立论宗旨，有所赐正。言有宗，事有君，无君不成乎事，无宗不成乎言，固也。不求其是，不体其真，入主出奴，以为宗君。如是而事，无乃僨事，如是而言，无乃

妄言。吾于此凜之久矣。故破者《征宗》，果中吾失，不憚馨香，以承雅命。乃阅《破》文，竟于吾书纲领旨趣全无所触，遑论是非，而徒寻章摘句，拣取枝节，不深维义理得失，轻肆诋议，此何与于征宗事耶？审破者所陈辞义，本不须驳，然愍其迷执，仍复相酬。

一来破云“熊君自当以诸佛为宗矣。然三性之说，佛口亲宣，诸经备载，今谈三性，则存善恶而废无记，任情取舍”云云。须知：说到本性，善不可名，恶亦奚立？然本性难以善名，却无妨说之为善，经云“清淨”，亦即善义。唯断断乎不可说为恶耳。此须将佛家经论，字字反之身心，辛辛苦苦做过一番工夫，方见自性清淨。愿勿在名词中作活计，以自误毕生也。至佛家所云三性之“性”字，与吾上言本性之“性”字，原不同义。本性之性，即谓本体。此三性之“性”字可训为德性，乃言乎吾人习心所具之德性也。此须详玩吾书《功能》《明心》两章。德者得也，言此法之所以得成为此法也。如云惻隐之心，即此心以具如是善性而得成为此一念善心法；如云贪心，即此心以具如是恶性而得成为此一念染心法。凡经论言三性者，皆就习心言，无有于本性上说善、恶、无记之三者。如不了此义而自称佛家正统，终是谤佛，此甚可惧也。吾所异夫旧说者，唯不许有无记耳。盖非善非恶，方名无记。记者记别，于善恶两无可记别，只是非善非恶，故名“无记”。吾意此或诸佛菩萨顺俗之谈，未为了义。须知习心动处，不善即恶，未有善恶两非之境。曾涤生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此盖本之孟子。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彼之意，庶民去此“几希”，即是禽兽，实无有介于圣贤禽兽之间者。不善即恶，势无中立，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

已”。孟子于人生参透深切，自非真志乎为己之学者，何足以语此！又吾幼读《孟子》，至“鸡鸣而起”章，尝发问曰：鸡鸣而起，不孳孳为利，亦不孳孳为善者，其得为舜之徒欤？若不许为舜之徒，而又不许为跖之徒，则是有舜跖中间之一流。此于世俗虽复可云，若衡诸真理，则凡不舜者，即皆跖之徒也。特其为跖之程度较低浅，而非与跖为性质之异也。故夫吾人念念之间，不善即恶，未有中立之境。此理须于自身求之，宗佛与否，吾何问哉？设令诸佛现世，吾以此理求证，又安见其不蒙印可哉？

二来破云：“四智之说，佛所证得。今熊君挟私逞妄，于净位中不许有四。”吾请破者深思维，智义云何？而可横分为四耶？大乘诸经虽言四智，读者切须荡涤胸怀，于言外会意。如彼长者，当明月夜呼诸童稚，以指指月，令共观玩。其聪慧者，不滞于指，故乃指外得月；其愚痴者，凝视指端，竟不观月。凡夫读经，执着名言，何异痴童指端困缚？须知经所言智，即汝本心。此心至明，发之于五官取境，不蒙昧、不倒妄，名“成所作智”；发之于意识思维，于一切法称实而知，如理如量，名“妙观察智”；不妄计我、我所故，名“平等性智”；远离无始戏论言说习气故，名“大圆镜智”。《大论》说赖耶，即是无始戏论言说习气。此所云“戏论”、“言说”，含义甚深，别详语录。如是言四，但依义理分际差别立名，而智体实非有四。如许有四，即汝本心亦是分子集聚而成，宁非戏论？世亲、护法诸师于染位中妄分八识为各各独立之体，故于净位亦析智成四。其立说系统虽复井然，而违真害理，则无可为讳。难言哉智也！须做过鞭辟近里切己工夫，自明自了，断非守文之徒，依名辞训释可以相应。

三来破云：“业报不虚，佛所建立。今谓‘业力不随形尽，理亦或然’。或之云者，犹豫之词，然则熊君此语，在己实无定解。以此未能自信之说，立论诤人，宁非巨谬？”今应诘问：吾书是否专为业报立论？既全昧吾书论旨，而谓吾“以此未能自信之说，立论诤人”，是谁巨谬？夫业力不坏之义，吾固经几度疑情，然最后则自信我愿无尽，吾生无尽。但此理终存于信念上，而理论上则无法证成。以取必于人之共信，故宁或之，以冀人之自行起信而已。自问真实坦白，不作欺人之谈。今请诘难我者，反躬自诘，其果于人生曾发深省欤？其果能笃信业报欤？即其言而督其心之所存，是如何根器，不必能瞒得过明眼人也。宣圣曰：“吾谁欺，欺天乎？”

四来破云：“佛说积集名心，《深密经》中具有明文，而熊君任臆斥破，另加诠释。”此但当问：吾斥破为有理否？另加诠释为有理否？佛说在当年原是随机，吾侪生于佛灭后数千年，由经文而会其妙义之存可也，若必字字曲与执着，则乃前喻所谓痴童观指不观月也。

五来破云：“熊君又云：‘昔者印人言世界缘起，约有二说，一转变说，如数论是；二集聚说，如胜论是。学者参稽二说，而观物以会其理焉可也。’是则熊君所谓创作，不过参稽二说，所谓实证，无非观物会理。”破者此段文字，盖深可悼惜，而不足怪责也。破者此处所引，是吾书《成色》章文，此正说明器界。吾人于器界，如何不要观物会理？即依佛说，后得智缘诸事境，一切如量，又岂不观物会理耶？但此观物会理，在世俗亦说名“实证”。然与佛家正智缘如之实证，特名词之通用，而义解则绝不相侔。吾

书中言实证者，绝不曾有丝毫朦混，姑就《明宗》章引一段为证。《明宗》章曰：“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此下文繁，不具引。《明宗》章字字有来历，含蓄深广，破者掉以轻心，却是自绝于真理之门。凡吾书言实证处，破者须虚怀玩索，不必妄发议论。至若截取一节文字中“参稽二说”之语，以诋全书，尤属无谓。稍读书知学问者，何至作是语？且《成色》章动点之说，甚有理据，愿破者勿随便置之。

六来破云“熊君书中杂引《易》《老》《庄》、宋明诸儒之语，虽未显标为宗，迹其义趣，于彼尤近。盖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遂摭拾唯识师义，用庄严其说，自如凿枘之不相入”云云。夫取精用弘，学问斯贵，博览遍观，唯虞孤陋。吾友马湛翁与人书曰：“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此言若近，而有远旨。融摄诸家，诂为吾病？前过汉上，曾遇人言：“佛家与此土诸宗，理当辨异，毋取融通。”余曰：自昔有三教融通之谈，吾亦唾之夙矣。其所谓融通，非融通也，直拉杂耳、比附耳。习比附者，绝望于悬解；喜拉杂者，长陷于横通。今古学人，免此者寡。如斯之流，公所弗尚，吾何取焉？若乃上智旷观百家之虑，虽各有条例，各成系统，而如其分理，不齐斯齐，会其玄极，同于大通。故乃涵万象而为宰，遍征群虑，而自有宗主，否则与拉杂比附何异？鼓鸿钁而造化，所以异乎拉杂比附者，为其融会贯穿，新有所创，成为化学的变化故也。同归尽自殊涂，百虑何妨一致？斯固小知之所骇怪，一察之所不喻。宜其等华梵于天渊，比内外于矛盾。道隐小成，明穷户牖，其所患岂浅耶？昔罗什东

来，睹远论而叹与经合，见肇文而欣其解符，此皆三玄之绪也，而什不以为异何哉？远公著《法性论》，什览而叹曰：“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肇公四论，什见之曰：“吾解不谢子，文当相揖耳。”远、肇两师之学，其根柢只是三玄，什未尝以为异也。夫学必析异以尽其偏曲，必一贯以睹其大纯，知异而不知同，非所以为学也。吾说未竟，而彼人欣然会心。故知世无宗匠，士溺近习，脱闻胜论，忍碍通涂。往者大乘诸师，盖尝融摄外教，道益恢宏。小师断断，犹不承大乘经为佛说，然印以“无我”，彼亦息诤。今本论亦不违“无我”，如何臆断，罪以乖宗。至疑本论托名唯识，假以庄严，如斯鄙浅，不独未窥是书义蕴，适自表曝其为学无诚。且本论初稿，实宗护法，讲授北庠，闻者犹在。寻知护过，追及世亲，救彼支离，始成《新论》。义既远离唯物，旨亦上符《般若》，本论立翕闢成变之义，显无实物，无实宇宙，即是《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义。爰简旧师，曰“新唯识”。旧师谓世亲等。制作既有原由，锡名应从事实，假用庄严，复成何说？

破者所举各项，上来既一一答破。查破者首段文字，既以《征宗》为目，而佛家宗旨云何，破者竟未标明。佛家派别纷繁，要自有公同之宗旨。则其诋吾以乖宗者，为乖何如之宗？且吾书纲领旨趣如何，破者又未有见，但任意截取若干节目与古师不同者，断为乖宗。若尔，则佛家大小乘，派别纷歧，不可纪极，其互相乖违之处真不止千节万目。然则自佛灭后数千年间，大小宗派无一而不乖宗者，其将一切不许为佛家耶？